生活散记

窗 外

□崔桂环



一矿苹果园桥北的旧家一直闲置着,阳台兼作厨房。以前我总爱边做饭边赏景,窗外的景色尽收眼底。

我家是三层中户,窗外一眼望去便是铁道,一矿的煤炭通过这条铁道运往全国各地。铁道路基较高,几乎与三层楼平齐,所以一层、二层显得比较阴暗。铁道与楼房之间是缓缓的土坡,沿土坡从桥南到桥北都种着洋槐树。

每年"五一"前后,洋槐花竞相开放,淡淡的香气在整个房间弥漫,连空气都是甜的。白色的花穗饱满丰盈,高高挂满枝头。铁道旁总有一两个大人,用长长的钩子钩取高处的洋槐花,装进事先准备好的袋子里拿回家去,只留下被遗落的枝叶散落在铁道旁。

夏天的窗外很热闹,尤其是暑假,你想睡个懒觉都不行。天刚亮,鸟儿就在枝头叽叽喳喳唱起了歌;中午是知了的音乐会,还有不知名的小鸟在窗玻璃外探头探脑。有两次,要么是窗户没关紧,要么是从墙上高处透气的圆洞里,居然飞进来了蝙蝠。半夜里蝙蝠在屋内扑棱扑棱地飞来飞去,吓人得很。我们赶紧打开窗户,好不容易才将其赶走,一家人心有余悸。

秋风吹起,洋槐树的叶子渐渐枯黄。一夜之间,枝叶簌簌落下,土坡上铺了一层黄色的毡子,煞是好看。铁道旁的行人渐渐少了,偶尔能看到穿着制服的养路工在忙碌,不时传来敲打声和机器的轰鸣。远处的山也呈现出灰黄色,天高云淡,望断南飞雁。

冬天的窗外是另一番景致。雪后的铁道静谧安详,阳光照下来闪着光芒,偶尔有一两只狗穿过觅食。洋槐树稀疏的枝丫伸向天空,像生命不屈的剪影,枯枝向寒,苍劲有力。枯枝与白雪相拥,宛如一幅被时光轻轻铺展的画卷。冬天萧瑟却不萧条,美得高冷,美得独特。远山的雪还没有完全融化,像羊群散落山野,或坐或卧,怡然自得。

鞭炮声响起,铁道旁有孩子们三三两两追逐打闹。擦玻璃的时候,我已闻到邻居家炸丸子的香味。新年就要到了,晚上能望见对面山坡上的人家,早已挂上了红红的灯笼。我不由得想起冰心笔下的"小橘灯":"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橘灯,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。这朦胧的橘红的光,实在照不了多远,但这小姑娘的镇定、勇敢、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,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!"我多少次想去探访那户人家,但最终没有成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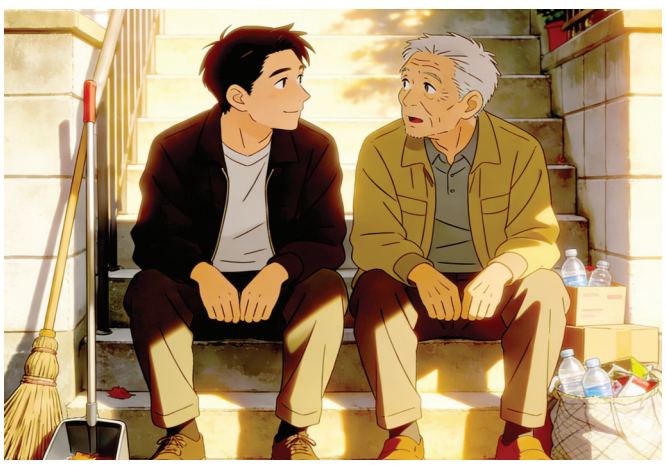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,我家的窗外是另一幅画面。从客厅俯瞰,眼前的小区红墙、黄壁、蓝瓦,在白云与绿树的映衬下,美不胜收。小区后面是大阳泉古村,民居错落有致,屋顶多为灰色或红色,两侧还有几栋低层楼房,绿树掩映其中。白云下,远山上的风力发电大风车缓缓转动。

我搬离一矿,住到大阳泉,不觉已将近四年。我提着自己的小橘灯,也曾走过人生的潮湿山路,从逼仄的境地一步一步走出来。如今,生活是如此美好,窗外的每一处风景都让我心生欢喜。

心灵感韵

赠予的尊严

□贾志强



家中的洗衣机脾气越来越大,漂洗的时候就哼哼唧唧不情不愿,这还勉强可以接受,可一到甩干的时候就暴跳如雷,仿佛要跳起来与你干上一仗。妻子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折磨,提出强烈抗议。想想用了十多年的东西也算物有所值,是到了为促进经济做一些贡献的时候了,于是一拍即合。

贴心的店家送货,专业的师傅安装,但都不负责旧货的清理,一时间,那台退休的洗衣机再没了往日的骄纵,怯怯地蹲在墙角等待发落。

本来还可以使用,如果当废物直接扔掉实在有点可惜,况且还要从楼上搬到垃圾清运点,一个人实在是勉为其难。不如送人吧,妻子提出建议。可送谁呢?现如今,送人崭新的东西都要左思右想、三思而后行,生怕一不小心就适得其反,何况是一个废旧的物件?

从楼上下来,心里还装着刚才的问题,忽然碰到小区做保洁的老张,心中便有了一个主张。

老张已过古稀之年,还在小区发光发热,家庭条件大概率不尽如人意。平时我也见过老张在垃圾堆里捡拾一些可以回收的纸箱、水瓶,想来他也不会太在意。送给老张,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
上前叫住正在清扫落叶的老张,用征询的口气委婉地表达了我的意思。老张眼睛里一下子有了光,连忙嗫嚅地说:"要,要,要。"并问我什么时间可以搬。

对我而言,家里越早清理利落越好,于是,老张随我返身上楼。

我俩一起把那台退休的洗衣机搬出家门、运上电梯、挪到院落。本想着放到一个可靠的地方再走,可老张一直催促我去上班,便不好意思再留下来。东西既然已经易主,那么下一步是卖掉还是自用,全凭老张自己做主,一切皆与我无关,我也不便再去理会。或者,老张的本意只是接受了我的东西、耽搁了我的时间,不愿再给我增添另外的麻烦吧。

自此以后,老张见了我便在脸上挤出一堆笑,见我手里拎着垃圾,便要主动接过。其实,垃圾站也就几步路,我的腿脚利索、健步如飞,还不需要别人帮忙,更何况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。而且,我的垃圾已经进行过先期的"分类",可以卖钱的都偷懒放在门口,留给清扫楼道的另一位保洁;扔到垃圾站的几乎没有可以换钱的东西。老张那小心翼翼的殷勤和讨好的笑脸,让我感觉很不舒服,甚至心头有一丝悲凉。

在一个明媚的午后,趁清扫工作的间隙,我与老张并肩坐在台阶上,递上一支烟,开始了我的独白。

"老哥哥,你不要觉得我是在施舍,我是在同情,这样对我们都不好。那台洗衣机本来就是我不用的东西,反而是你帮我搬下楼,我还得感谢你。你到了颐养天年的年龄还出来做保洁,已经很不易了,没有必要再讨好任何人。就像现在,我们俩平起平坐,一块儿说说话,一块儿抽着烟,没有压力,不是很好?"

老张猛吸一口烟,扭头看着我,想要说点什么却终究没有说出口。他艰辛地活着,见惯了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,也许讨好本身也是一种生存法则。

再见老张已是几天之后。

或许是老张的认知变了,或许只是我的感觉变了。虽然老张还是会满脸堆笑,还是要帮我扔垃圾,在我看来却少了原先的小心和讨好。我也不再偷懒,也会将一些包装袋、废纸盒放在垃圾里一起带下来,或交到老张手里,或亲自放进垃圾站,也算是给老张或其他的拾荒者一个小小的惊喜吧。

诗词曲赋

乡 愁(组 诗)

□沙 金

老 屋

当我漂泊在繁华的他乡
你像油画一样清晰
匆匆奔回你的面前
竟偷偷问自己:这是哪里?

你已懒得理我
因为再也没有了爹娘
陌生的麻雀在枯枝上打探
我不该把它们惊扰

抚摸着斑驳的木门
我回味着过去
翻腾了几天几夜的心里话
此刻,说给谁听?

"老 人"

实在不该称呼你"老人"
其实,我们是同龄的发小
当两双不好意思的手握在一起
儿时的玩伴呵
你再不用费力地介绍过往

什么是两小无猜的"小"
什么又是老眼昏花的"老"
岁月这无情的麻花鞭
抽得我们各自往前跑

紧紧握住发小的手
眼前分明是村口河边正打闹的你我

老 井

简陋的小亭子更破败了
它对不起清净的井水
淳朴的乡下人闯世界去了
大部分闯得筋疲力尽

老井更加快速地老去
总有一天
它孤独的眼里
会不再流泪

梦想在阅读中飞扬

□张小芬

20世纪80年代初,我的家乡还是一个贫穷闭塞的小山村。父母都当会计,在那个年代算是村里识字最多的人。我从小爱读书,因为家里有书;也因为一个孩子在山村里,实在没有别的去处。

村里学校的图书室,是几排歪歪斜斜的木架子,书不多,灰不小。有一次我借到一本书,讲的是工业发展的事,书名如今早已忘了。但那本书里有一种精神我没忘——那些人,那么难,还在往前奔。我坐在学校门口的石头上,一口气读了好多页,抬起头,山还是那座山,但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

后来我常想,一个山村女孩的命运转弯,未必是因为什么了不起的大道理,往往是某一本书里的一两句话,恰好敲在了心上。

初中毕业后,我考上了镇里的高中。三年后以郊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山西大学。毕业后教书,后来又调到政法系统。日子一天天过,读书的习惯一直没变。

女儿出生后,我把很多念想收了起来,只做一件事:陪她读书。

她上初中时,我买过一本名为《筑梦北大》的书给她,书中均是各省高考状元的励志文章。那本书给了她很大的激励,她翻来覆去地看,页角都卷了。但真正让她心里长出什么的,除了书中的故事,更是她自己一遍遍地读、一遍遍地想,是阅读这件事本身,让她把书中的力量化成了自己的动力。

高考那年,她报考北大,阴差阳错地错过了。那几天,她不说话,我也没怎么说话。后来她说,要复读。我犹豫了很久,劝她:"上一所差不多的学校,也行。"她没答话,眼泪掉下来。"妈妈,相信我。"后来我在她的日记本上看到一行字:"我与我周旋,宁做我。"

复读那一年,她房间的灯常常亮到很晚。我偶尔推门进去,她头也不抬。我没打扰她,轻轻带上门。

有志者,事竟成。后来,那些日子里的灯与眼泪,都有了回响。她以优异的成绩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,从本科到硕士,实现了一直以来的梦想。

如今回头想,阅读这件事,更像是在心里养一片土,你不知道哪一粒种子会在什么时候发芽,也不知道它能长成什么。但你得先有那片土。

哭过笑过,走过路过。蓦然回首,是阅读本身,让梦想在风雨兼程中,悄悄地,飞扬起来。

文献名邦书香杯 读书 征文